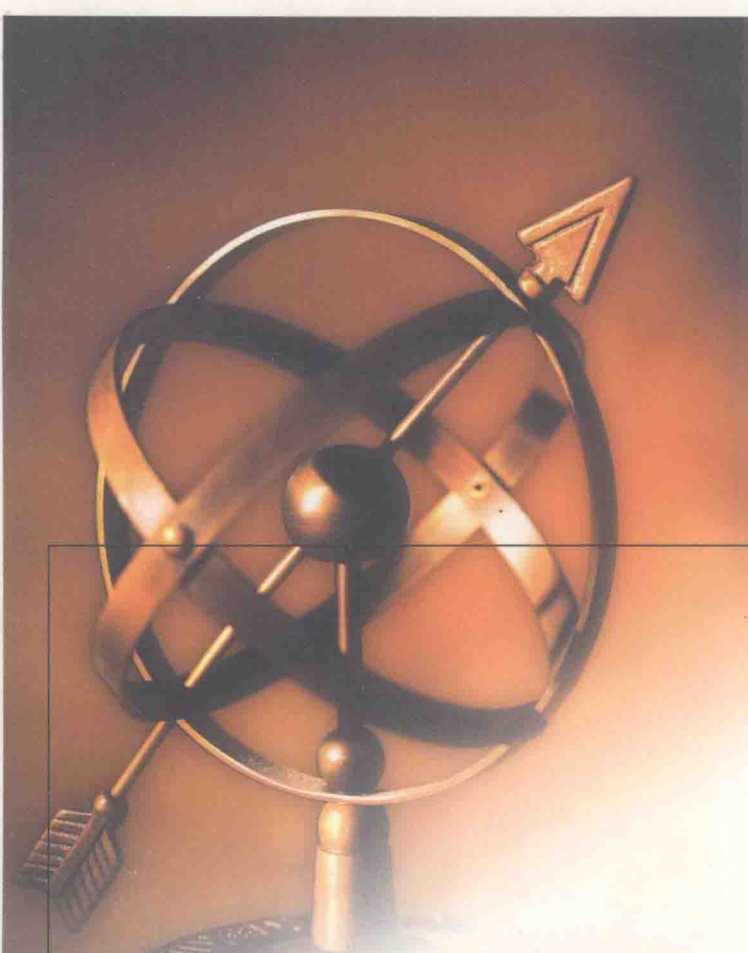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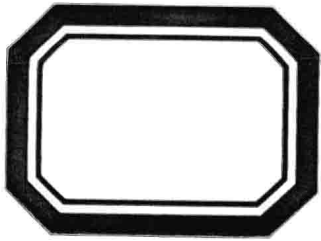


历史语言学导论(第二版)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Lyle Campbell /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



应用语言学视野
视野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历史语言学导论

(第2版)

[美] Lyle Campbell 著

张洪明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爱丁堡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语言学导论 =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英文/(美) 坎贝尔 (Campbell, L.) 著.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8.2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西方语言学视野)
ISBN 978-7-5062-9153-8

I. 历… II. 坎… III. 语言学史—英文 IV. H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1979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This reprint edition is publish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Syndicate of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 Edinburgh, England

本书最早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版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授权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独家出版

This edition is licensed for distribution and sale in China only.

本版仅限于中国境内发行和销售。

历史语言学导论 (第 2 版)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著 者: [美] Lyle Campbell

导 读: 张洪明

责任编辑: 张颖颖

装帧设计: 然则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 1245 1/24

印 张: 22

字 数: 561 千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2-9153-8/H · 986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06-5101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方语言学视野

专家委员会

主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寅	文秋芳	方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石锋	江荻	刘丹青	朱庆之
任绍曾	刘振前	岑运强	陈永明	何自然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战子	李柏令	陆丙甫
陆汝占	沈阳	吴福祥	汪国胜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张伯江	张德禄	张博
姚小平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高一虹
高立群	顾曰国	郭锐	钱军	袁毓林
曹广顺	崔刚	崔希亮	黄国文	程工
程晓堂	董秀芳	彭宣维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总策划 郭力

西方语言学视野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惠 石毓智 孙景涛 冯胜利 刘勋宁
朱晓农 张洪明 张 敏 徐 杰

总策划 郭 力

总 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内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教学和科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距的。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这套丛书叫“西方语言学视野”，顾名思义，就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姑且不谈，单就关注的语言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民族

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关心不够，了解得更少，这肯定不利于我们探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多引进一些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书，看来出版社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计划。我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一本是《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另一本是《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都是从各种语言的比较来看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还有一本是《语言与认知的空间——探索认知的多样性》，大概是从语言的多样性来看认知方式的多样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请专家给每本引进的书写一个导读，这是一个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原著的好办法。种种原因不能通读原著的人，至少也可以从导读中了解到全书的概貌和要点。最后希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能不断给这套丛书增添新的成员，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沈家煊

2007年2月

《历史语言学导论》 导读

张洪明

一、莱尔·坎贝尔及其《历史语言学导论》

莱尔·坎贝尔 (Lyle Campbell) 出生在美国俄勒冈州 (Oregon State), 1966 年毕业于杨伯翰大学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获得考古与人类学专业学士学位。1967 年取得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语言学专业硕士学位。1971 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语言学系博士学位。他曾分别执教于密苏里大学 (University of Missouri)、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校区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新西兰的坎特伯雷大学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等, 现为犹他大学 (University of Utah) 语言学系“校长讲席教授” (Presidential Professor), 并担任美国印第安语研究中心主任。

坎贝尔是美洲印第安语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尤其是玛雅语 (Mayan languages) 和乌托·阿兹台克语 (Uto-Aztecan) 的权威之一, 在中美洲语言 (Mesoamerica) 的研究上有杰出造诣, 他同时也是芬兰·乌戈尔语 (Finno-Ugric) 的专家。坎贝尔更是著名的历史语言学家, 擅长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对于语言间同源关系的极端主张, 他也进行过积极的批判。坎贝尔还非常关心和保护土著语言, 致力于研究美洲的濒危语言与文化。

坎贝尔著述颇丰, 其中《美洲印第安语: 美洲印第安语的历史语言学》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Th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f Native America*) 和合著的《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 (*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s*) 两书曾获得美国语言学学会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的布龙菲尔德年度最佳图书奖 (Leonard Bloom-

field Book Award)。

《历史语言学导论》(*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最早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于1998年出版,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MIT Press)于次年紧跟而上,2004年出了第二版。

本书是历史语言学入门的教科书,其最显著的优点是取材广泛,深入浅出,讲解清晰,术语定义简洁易懂,书末索引更为学生进一步进修提供了良好的准备。作者并不要求学生有任何语言学训练背景,其主旨不在介绍历史语言学的方方面面及所有术语理论,而是着力于如何具体发现并研究历时变化,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学会如何掌握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操作程序,其中包括如何进行内部构拟、如何运用比较方法、如何区分同源词和借词、如何确定借用的方向性等。作为研究过许多语言的专家,坎贝尔在这样一本入门课本里广泛引入了各种语言材料,跳出了传统印欧语的藩篱,为初入历史语言学大门的学生奠定了未来学术研究生涯的坚实基础。作为一本合格的教科书,作者在重要章节后面都精心设计了各种练习,包括资料搜集、分析以及理论应用等多个方面,既有单人作业,又有集体活动。

本书内容安排也比较符合历史语言学的基本传统。前五章是所有历史语言学教程都必须涵盖的内容,作者的处理中规中矩。在第十二章,作者对语言区域的介绍相当有条理,根据该章提供的步骤,以及对不同证据的考量,读者可以非常容易地进行类似的独立研究。很多历史语言学课本很少谈及书面文献的作用,但本书作者对此却予以了充分的考虑。历史语言学的许多研究都必须接触未经加工过的历史文献材料,一般教科书往往都会忽略这个问题,交给学生的都是清洗好,甚至上好调味品的材料,学生做的只是后面的烹炒工作。但真正的研究并非如此。未经任何加工和整理的文献材料,其中会包含许多有用的信息,但也充满了错误的陷阱。作者把书面材料作为单独一章来介绍,反映了作者是一位跟材料打了多年交道、经验丰富的历史语言学家。

当然,需要提及的是,作者在本书中反映的基本学术价值取向还是相当保守的(虽然保守的态度对编撰教科书未必是一件坏事)。比如第四章在谈到构词变化时,仅仅提了类推。众所周知,构词变

化决不仅限于类推。作者在这个地方的处理显得过于简单化。这样的保守态度同时也体现在第六章语言分类的问题上。根据目前的研究，澳大利亚语言应从属于更大的一个语族，通常称为“原始澳大利亚语”，但作者仍未承认这个分类。在第七章，作者试图调和语言谱系树和波浪说这两大理论模型之间的对立，然而这样的折中态度未必有效。另外，本书还有一些没有兼顾到的内容，比如所谓“洋泾浜语”的产生和发展等。

不过，总体说来，作为历史语言学的入门教材，本书具有无与伦比的优点。它的实用性和简洁明了都能够帮助讲授者把毫无背景的学生顺利引进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大门。至于对理论问题有更大兴趣的那些读者，他们可以从本书出发，阅读更深、也更专门的著作。即使对非语言学专业人士而言，这本教材也很具有启发意义，决不会因枯燥而变得没有阅读价值。上世纪90年代后半叶，在英语世界总共出版了四本历史语言学的入门著作，包括本书、Crowley (1997) 的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Trask (1996) 的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以及 Anthony Fox (1995) 的 *Linguistics Reconstru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Method*。本书因上述特点而获得了许多讲授历史语言学的学者的青睐，成为这四本教材中使用最广泛、口碑最好的一本。业界人士对此书的评价是：条理清晰，练习设计合理，语言材料选择广泛。因此，它非常适合初学者入门。

二、全书章节概述

第一章 概论

本章主要讨论历史语言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什么是历史语言学、什么不是历史语言学、为什么研究历史语言学、怎样研究历史语言学，以及语言变化的类型等。坎贝尔认为，历史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结构如何变化及为何变化，对所观察的特定语言的变化进行描述和解释，重建语言群的史前史，并确定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根据亲疏远近把它们归派到相应的语系、语族和语支中，进而阐述有关语言变化的成因及方式的普遍原理。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能

够在一般意义上对人类语言的理解作出贡献。

历史语言学不是“语言学历史”，不研究“人类语言起源”，不决定或企图保存语言的纯正形式，也不试图防止语言的变化。历史语言学不是语源学。语源学研究词的历史，不研究语言结构的历史，而历史语言学重点关注的却是语言结构的变化。坎贝尔以《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第73节不同时期的译本为例（英文原著误为第27章第73节），说明语言结构是如何变化的。下面引文（1）摘自1961年版《圣经》，代表现代英语；（2）引自1611年詹姆斯版《圣经》，反映的是近代英语；（3）是14世纪威克里夫版《圣经》，为中古英语；（4）记录的是11世纪西撒克逊语的福音书，应该是目前存世最早的上古英语文献之一。

(1) *The New English Bible* (1961)

Shortly afterwards the bystanders came up and said to Peter, “Surely you are another of them; your accent gives you away!” (Modern English)

(2) *The King James Bible* (1611)

And after a while came vnto him they that stood by, and saide to Peter, Surely thou also art one of them, for thy speech bewrayeth thee. (Early Modern English)

(3) *The Wycliff Bibl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a litil aftir, thei that stooden camen, and seiden to Petir, treuli thou art of hem; for thi speche makith thee knowun. (Middle English)

(4) *The West-Saxon Gospels* (c. 1050)

Ða æfter lytlum fyrste genēalæton Ða ðe Ðær stodon, cwædon to petre. Soðlice Ðu eart of hym, Ðyn spræc Ðe gesweotolað. (Old English)

[Literally: then after little first approached they that there stood, said to Peter. Truly thou art of them, thy speech thee makes clear.]

（上述文字的汉语大意是：“过了不久，旁边站着的人上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的同党，你的口音让你露出了马脚。’”）

比较一下（1）和（2），从近代英语到现代英语至少有如下一些重要变化。

A. 词汇方面的变化：

bewrayeth 这个词已经不用，现代英语用 to malign、speak evil of、to expose (a deception) 来替代。

B. 语法方面（词序）的变化：

XX came they → XX they came

C. 正字法方面的变化：

haue → have

(2) 和 (3) 之间的不同反映了中古英语跟近、现代英语之间语言结构系统的变化。

A. 语音方面的变化：

-n 辅音尾丢失，如中古的 *stooden*、*camen*、*seiden* 其现代形式分别是 *stood*、*came*、*said*。

B. 语法方面的变化：

-n 辅音尾丢失促使第三人称复数主谓语呼应的特征丢失。

比较一下上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其差别更为显著。

A. 词汇方面的变化：

大量词汇消失。

B. 语音方面的变化：

-n 辅音尾丢失；一些 -r 丢失；元音大转移。

C. 语法方面的变化：

主谓语倒置结构消失 (*approached they* → *they approached*)；词尾格标志消失；前缀 *ge-* 消失。

D. 正字法方面的变化：

θ 和 ð 现代都写成 *th*，*æ* 不再使用。

由此可见，英语一千年之内发生的语言结构变化，跟汉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章 音变

本章探讨语音变化。研究语音系统的变化历来是历史语言学研究的重头戏，本书在这方面毫不逊色。

在讨论语音变化类型之前，作者扼要介绍了新语法学派关于语音变化的假设。新语法学派理论是 19 世纪 70 年代由德国的布鲁格曼 (Karl Brugmann)、奥斯特霍夫 (Hermann Osthoff)、德尔布吕克 (Berthold Delbruck)、莱斯金 (August Leskien)、保罗 (Hermann Paul) 等人建立。因为他们对梵语与古希腊语的关系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见解，老一代语言学家因而颇为不满，称他们为“青年语法

学派”，后来人们沿用了这个称呼。该学派的材料和思想，源于19世纪前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格林（Jakob Grimm）和中期的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等人。新语法学派强调两点：一是语音演变规律无例外，二是语音变化中的类推作用。坎贝尔则把语音变化的类型分为无条件变化和有条件变化，再进而细分为音位性变化和非音位性变化。

非音位性无条件变化是指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的变化，而且其变化不会改变该语言的音位数目。比如，英语 shoe [ʃu] 的后高圆唇元音 [u]，在有些方言中念成央圆唇元音 [ɯ]，在另一些方言中则念成前高圆唇元音 [ɥ]；在阿兹台克语（Uto-Aztecan）的 Pipil 语里，o 念成 u；危地马拉西班牙语（Guatemalan Spanish）的 r 念成 s，这些都是非音位性无条件的语音变化。这些变化在任何语音环境下都会发生，而且不改变这些语言的音位数目。

非音位性条件变化是指这种变化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的，而必须要有语音条件，但这种变化不会改变该语言的音位数目。比如，英语短元音后面如果跟了一个浊辅音的音节尾，短元音会变长，bed 即为其例。又如，许多西班牙方言里的 n 会念成 ŋ，如果它处在音节尾，像 [son] 会念成 [soŋ]，[bjen] 念成 [bjeŋ]。

音位性变化会增加或减少该语言的音位数目，其变化分两种：合并和裂变。音位合并属于不可逆转的语音变化，分两类：（1）A 并入 B；（2）A 和 B 并为一类，但既非并入 A，也非并入 B，是一个新类 C。拉丁美洲西班牙语（Latin American Spanish）的 l¹ 和 j 并为 j，原始印欧语的 **o: 和 **a: 在原始日耳曼语中并为 *o:，原始印欧语 **o、**ə、**a 在原始日耳曼语中并为 *a，早期梵语的三个元音 e、o、a 后来并为 a，这些都属于（1）类合并的例子。拉丁美洲西班牙语的 θ 和 s 合并后念 S，这属于（2）类合并的例子。

音位裂变情况比较复杂。为了全面理解音位裂变，有一条定理需要明白：音位裂变紧随音位合并。英语中跟 umlaut 元音交替相关的分裂变化即属这种情况，现以 foot 和 feet 的交替为例进行说明。原始日耳曼语 foot 的单复数形式跟其他名词一样，是有规则的，加后缀 -iz，单数为 /fo:t/，复数为 /fo:t-iz/。但是，复数 /fo:t/ 里的元音 o 因受后面 /-i/ 的影响而前化，/fo:t-i/ 因而有了变体 /fø:t-i/。/-i/ 失落后，/fo:t/ 和 /fø:t/ 合并后并存，结果原为音位变体的，现在成了

两个不同的音位。这就是所谓合并后的裂变。接下去发生的音变是前元音非圆唇化，/fœ:t/变成/fe:t/，然后入伍英语音韵史上著名的元音大转移：ɔ: → o: → u: → au; ɑ: → æ: → ɛ: → e: → i: → ai, /fo:t/和/fe:t/因此而分别变成/fu:t/和/fi:t/。然而，从现代英语共时平面看，foot和feet却成了名词另类单复数形式，是所谓umlaut元音交替的例证。其实，从历时角度看，构成foot的单复数规则跟其他普通名词并没什么不同。其他诸如俄语中krov¹和krov的颚化难题、英语中sin和sing的对立都反映了音位裂变跟音位合并之间的互动关系。

音位裂变还要区分原生裂变和次生裂变。原生裂变是指一个音位的一些变体和另一个音位合并，造成跟原有的音位裂变。例如早期拉丁语的s有一个变体r（s处于两个元音之间时念r），而这个r变体跟该语言原来就有的r音位合并，原本是s的变体，结果却裂变成跟s不同的音位。如：ru:s-al → rural，词中斜体r是从s变来的，现在却跟词首原有的r合并了，变成跟s不同的音位。次生裂变是音系性裂变，它会增加该语言的音位数目。上面提到的foot和feet、sin和sing等都属于次生裂变的例子。跟次生裂变不同的是，原生裂变不增加语言系统的音位数目。

语音变化还要区分非条件性音位变化和条件性音位变化。西班牙语中/ɫ/变为/j/、大洋洲毛利语（South Island Māori）的ŋ变为k都属于非条件性音位变化。梵语中著名的ruki规则就是条件性音位变化，根据这条规则，s如果在i、j、u、k、r后面，就会变为ṣ。此外，还有孤立的变化。所谓孤立变化是指某些词的单独变化，如古英语spræc的r失落，在现代英语中变成了speech，这种变化是孤立的、没有条件、不成系统的。

语音变化的种类可以分成同化和异化。同化指语音上两个不相同或不相似的音连在一起说，变为相同或相似的音。同化可细分为部分同化、全部同化、逆同化、顺同化、非邻接同化等。异化指语音上两个相同或相似的音连在一起而变成不相同或不相似的音。异化不如同化常见。

语音变化类型很多，最常见的有：音段脱落、增音、补偿性加长、r音化、换位、音近脱落、元音割裂等。音段脱落包括词中音割弃、尾音割弃、首音割弃等。词中音割弃指词内丢弃一个音段（以

元音居多), 如英语的 family 经常念成 famly。尾音割弃指丢弃词尾元音, 如古英语 sticca 在现代英语中变成 stick, 词末 a 被丢弃; 爱沙尼亚语 (Estonian) 中 hooli 变成 hool, 词末 i 被丢弃。首音割弃指一个词的非重读的首音被丢弃 (也以元音居多), 如拉丁语 apote:ca 变成西班牙语 bodega 的过程即为其例: apote:ka → abodega → bodega。

增音通常指在词内原先没有音段的空位插入一个音段。增音种类很多, 包括词首增音、加音、累赘音、词末加音等。词首增音指在一个词的起首位置增加音段, 公元 2 世纪的拉丁语 s + 塞音会变成 is + 塞音即为其例, 如 school 在拉丁语的演变是: scola → iskola → eskola →; 到了法语变成 escole → école。加音指在一个词的两个辅音之间加入一个元音, 如英语 athlete 在有些英语方言中念成 [ˈæθəlɪt], θ 和 l 之间插入了一个央元音 ə。累赘音指在一个词的两辅音之间加入一个辅音。比如古英语的 θy:mel 在现代英语成了 thimble。词末加音是指在一个词的末尾加上一个音段成分, 多半是元音, 如有些西班牙方言会在 huésped 和 red 后面分别加上 e, 变成 huéspedede 和 rede。

补偿性加长是指由于紧跟在短元音后面的音段脱落导致短元音的音长变长, 如古日耳曼语的 *tonθ 在现代英语成了 tooth。r 音化是指元音或介音之间的 s 或 z 变成 r, 如古拉丁语的 ru:s 加上后缀 -al, 因 r 音化的作用 s 变成 r (ru:s-al → rural)。换位是指语音成分的次序变换, 可以是孤立的, 也可以是规则的, 如古英语的 brid 在现代英语变成了 bird, 这是孤立的换位; 西班牙语的 dl 变成 ld (tidlo → tildo), 这是规则的换位。音近脱落是指发音相似的语音序列中某音的漏读, 如英语 probably 经常念成 probly 即为其例。元音割裂是指简单元音因邻音影响分裂为复合元音, 如古英语 i 变为 io、e 变为 eo、a 变为 ea。

此外, 其他一些常见的音变主要有浊辅音尾清化、元音间清辅音浊化、鼻音同化、颞音化、复元音化、单元音化、元音高化、元音低化、鼻化、弱化、强化、倍音化、非倍音化、塞擦音化、擦音化、非塞擦音化、延长、缩短等。

本章还讨论了相对年代学 (Relative Chronology) 的一些问题。相对年代学跟斯瓦迪希 (Morris Swadesh) 的语言年代学 (glottochronology) 不同。相对年代学是从音系结构系统角度考察语音发展的历

程，利用语音结构层次之间的不同性质、语音演变规则之间蕴含的互动关系、音系规则运用的先后次序等，来确定音变现象的先后，决定音变的相对年代。坎贝尔以瑞典语元音变化为例对其原理进行了说明：

“客人”一词从原始日耳曼语到现代瑞典语的演变历史是：原始日耳曼语 **gasti-z* → 原始斯堪的纳维亚语 *gastiz* → *gestir* → 古挪威语 *gestr* → 现代瑞典语 *gest*。

瑞典语音韵史上曾发生过两种音变：词中元音省略和 umlaut 元音交替。根据音系规则运用条件的性质，我们可以断定词中元音省略现象应该发生在 umlaut 元音交替现象之后，如下所示：

- (1) a → e / ____ (C) C i (umlaut 元音交替)
- (2) i → O / V (C) C ____ r (词中元音省略)

否则，如果是 i 元音省略先于 umlaut 元音交替，那么就不具备 umlaut 元音交替规则运用的条件，结果就会出现 *gastr* 的错误形式。可见，相对年代学可以成功解释语音演变的历史层次。

本章最后讨论音变链。音变链是指语音史上发生一系列音变的情形，某些音段移动到由其他音段空出来的位置，上一音变影响下一音变。这种互为依存的链式音变有推链和拉链两种方向的变化：前者是从链的下端或后端开始变化，每个音段将上位音段推出原来位置；后者从链的上端或前端开始变化，把下位音段拉到链上留下的空位进行填充。格里姆定律 (Grimm's Law) 及英语史上著名的元音大转移 (Great Vowel Shift) 皆为典型例证：

格里姆定律的基本内容如下所示：

- (1) voiceless stops → voiceless fricatives (p → f)
- (2) voiced stops → voiceless stops (b → p)
- (3) voiced aspirated stops → voiced stops (bh → b)

英语元音大转移的方向分别为：

- (1) a: → æ: → ε: → e: → i: → ai
- (2) ɔ: → o: → u: → au

第三章 借用

本章首先指出语言间的借用是一种常见现象，其范围很广，包括借词、借音、音系规则、语素、句式、语义联想、篇章战略等。借用事实的存在暗示着在借出语与借入语使用者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这两种语言，存在双语现象。本章着力讨论的问题是：何为借词？为何会有借词？语言的哪些方面可以被借用，如何借用？确定一个词为借词以及找出源语（借出语）有哪些方法？借词借入另一种语言后会发生哪些变化？

坎贝尔关于借词的定义是：借词是“借”自另一种语言的词汇项，这样的词本来不是借入语的词汇，但从另一种语言引入，成了借入语的一部分。产生借词现象有三个原因：需要、声望及负面评价。前两个原因通常更重要。当一些新事物或新观念自外引进时，人们需要一个新词来表达，如汉语的“可口可乐”。其次，因某种理由，使用外来词更易得到敬意，这是因声望而产生的借词，也叫奢侈外来语（luxury borrowing）。比如，英语的 beef 和 pork 都借自诺曼底大公统治英格兰时期的法语，是当时所谓上流社会使用的词语。第三个原因相对罕见，它是声望借词的反面，用外来词表示贬损意味。例如，英语 hostess 被借入韩语后产生了否定的隐含义，意指在夜总会或酒吧工作的女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男性，此义英语原词没有。

借词通常要重新改造以适合借入语的音系及形态结构，至少在语言接触早期阶段是如此。

音系方面：

首先，外来词可能包含借入语所没有的语音成分，这些音将会用借入语中最接近的音来替换。这叫适应或称为音位置换。其次，非本土的音系模式借入以后作出相应改变。例如，玛雅语（Mayan）不允许有词首辅音丛，西班牙语的 cruz 借入玛雅语时变成了 rus，西班牙语原词中的第一个辅音丢了。然而，当两种语言的接触更加广泛的时候，新音位可以跟包含这些新语音的外来词一起进入借入语，从而造成借入语音位总量与内容的变化，这也叫做音系扩散。因此，足够数量的外来词也可能造成借入语音系模式的改变。

外来的语音与音系规则的置换并非总是始终如一。不同的词若